

布

庞晓峰◎著

2



非虚构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听雷

2

庞晓峰◎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听雷 . 2 / 庞晓峰著 .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18.8
ISBN 978-7-201-13868-8

I . ①听… II . ①庞…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1790 号

听雷 2

TINGLEI 2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刘子伯
装帧设计 新艺书文化

制版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海市蜃楼

目 录

第一章 海市蜃楼	001
秦巴山海市蜃楼事件报告.....	093
第二章 林海血缘	099

第一章 海市蜃楼

（此处为模糊的正文内容，包含多段文字，因清晰度低无法准确转录。）

1

不知道颠簸了多久，我们终于又回到了 091 总部，连续性的突发事件让我们身心都相当疲惫，陈部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与赞许，并破例给我们放了两周假。大部分行动组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纷纷从各任务地点赶了回来。这期间有欢笑，有泪水，有荣誉，也有牺牲。每一年都会有战友牺牲在各条战线上，同样每一年也会有从部队选拔上来的新人加入 091。这的确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我们甚至一度对自己的生命采取了漠视态度，毕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们那一枚枚军功章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战友的生命与鲜血。

转眼到了 10 月，不平凡的这一年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季度了。从赤洲回来以后，我们组的确是闲了一段时间，大家分析分析报告，研究研究案情，并没有太多的波折，而雷总与其他几位组长正在组织材料，准备出国参加一个特别的会议。

这是一场全球特别事务处理部队以及组织的通报会议，知道内情的人都叫它“阳光大会”。第一届阳光大会十几年前在格瓦举行，当时我们并没有参加，后来才受到邀请，以后每年都会派人去参加。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夏衣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官与白洲情报组的高官亲切拥抱，你也可以看到不同肤色的人友善地握手。那是一个没有政治冲突与国家利益区分的地方，即使在冷战的最顶峰时期，各国的情报部门以及世界各地类似洪家道的组织都会派人到场，大家会提出一些相对棘手的事情，以期各国联手来解决，毕竟大家打交道的对手都不是我们普通人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各国之间还是保持统一的。我说不好各国互通的情报的准确性有多大，但是，这

样一个组织的存在，无疑是对世界各国都没有好处的。之所以起名叫“阳光大会”，想必发起者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能像阳光一样驱散笼罩在这个世界上的阴影吧。

雷总他们就是准备起程去参加这样一个会议。

虽然我名义上是生物研究员，但是我对生物学的了解也只是一些皮毛，我们各个任务所得的情报以及样本都会交给 091 专门的科研部门进行分析研究，各类事件之后的报告绝大部分也是这些专业的研究人员所分析撰写的。至于大张，他可对这方面的知识一点儿也不了解，好在他是保卫员，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参加各项研究工作。

过了没几天，雷总他们已经起程。领导不在，陈部长不与我们一起办公，也没有什么需要紧急处理的任务，我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当时的心情——欣喜若狂。随着几位领导的出发，091 大院的年轻人都活跃了不少，很有点“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的意思。毕竟我们也是普通人，整日守着脸色像扑克一样的领导自然有很多放不开，如今大家终于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当然，“放羊”这一说也只能是心情上，其实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们也远不到退休养老的时候。

经过了赤洲的磨难，大张对大头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对大头再也不横眉冷对，反而称兄道弟，整天缠着大头教他怎么能把男人整进女厕所。而大头却是个爱学爱静的人，被大张突然的热情搞得非常无奈。

一日周末，大张拎了瓶酒，还有点花生米与猪头肉，找到了我的宿舍。这家伙寅吃卯粮是出了名的，每个月要不是我救济他，不知道饿死多少回了，看来这家伙这个月的工资又花得差不多了。

“老大，咱能省着点吃吗？今天是美了，别过两天又喝西北风！”

写字台一收拾，酒肉一摆，他们又开始了吹牛打屁的生活。

“我省给谁啊！我爹妈都是工人，有钱！再说了，咱不知道哪天就找老天爷报到了，为他老人家奋斗这么多年了，去的时候空着手也不算什么！来，走着！”

“得，走着！他娘的，你说咱俩傻老爷们儿整天喝啥，最近挺闲，领导也不在，这惬意的日子还有点过不习惯。”

“嗯，是有点闲，闲得我脑袋疼。”

“田姐姐没约你一下子吗？”

“那个神婆子，整天弄本古书在办公室看啊看的，比见了她亲爹还亲，哪还有时间理我？当然，我也不爱搭理她。这叫‘无敌最寂寞，英雄最孤单。左眼谁，右眼谁，两眼一闭，爱谁谁’！”两盅下去，大张有点高了，典型的不能喝还爱喝。

“是无聊了点，得找点乐子，咱俩这叫注定不甘平凡吧。”

“找什么乐子？要不咱去放映室看电影？”大张两眼一亮。

“得了吧，那放映室有什么啊，全他妈资料纪录片，除了死人就是怪物，你是真的没看够还是怎么的？”

“嫩了吧你，那里面有故事片，那天我听九组老张指挥跟几个老家伙谈论情节呢，咱们级别不够，人家不给咱放。听说……有露大腿的。”大张对于这些事情总是有些天生的敏感。

“真的假的啊？”

“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那咱去了怎么跟放映室的人说啊，他能给咱放吗？”

“今天都休息了，就一个值班的。嘿嘿嘿嘿，我早就打探好了，放映室晚上值班的是一个新兵蛋子，谁也不认识，咱俩就冒充首长去吓唬他一下，没问题，包我身上！”看来大张预谋已久了。

“成，主意不错。来，干了，走着！”

“嗝！”大张打了个酒嗝，“咱俩去不大厚道，这样吧，我去把大头拉来，别让他整天看书学傻了。你把田姐姐叫来，到时候别让她说咱不关心朋友。”

“你大爷的，敢情你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自己怎么不去叫田姐姐？”我终于明白了这小子打的什么算盘。

“啧，我是纯爷们儿，就算对田姐姐有什么想法也不能低头去求她，是兄弟吧？是兄弟就去把这事情给我办妥了！再说了，咱俩都不像领导，大头那样的才像领导，我得教教他怎么蒙骗那放映室的新兵蛋子。要不你教？你又办不了。所以，抓紧吧！”大张还挺有理。

“得，你找对象老子给你跑腿，帮你一回。”

“好，很好！小鬼，很有前途嘛！”

“一边儿玩去！”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天早就黑了，我一溜小跑，跑到办公楼下，小田的办公室果然还亮着灯。

敲门进入，小田看到我有些惊讶。

“哟嗬！什么风把 091 大名鼎鼎的刘子吹来了？我以为大张又皮紧来找削了呢。”我还没说话，小田先刺上了。

“我说姐姐，大张还经常来吗？”

“不知道吗？张大耍刘小耍，两人整天嘻嘻哈哈，不务正业，你们现在一个叫气死赵子龙，一个叫赛过小罗成，名声大着呢，听说陈部长准备把你俩调到文工团去说相声。那个大张，我这里忙得要死，他却整天来蹭话，你说他是不是找削？”

“得，您可别拿我开涮，我有正事。”

“这大周末的您有什么正事？雷总交代的？”

“总部首长送来了一部纪录片，需要我们看一下，这不，让我来喊你。”

“哦？陈部长送来的？走，我收拾下，马上去。”

“得，我等着您。”大张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这上面了，连来了怎么说都给我想好了。

2

当我们两人赶到地下放映室的时候，大张与大头正在那里等我们。

小田一看，又觉得不对，问大张：“你小子又搞什么鬼？陈部长呢？其他人呢？”

大张一脸严肃道：“部长说我们先看，他随后就到。”

小田又问大头道：“楚少群，这怎么回事？”

大头有点尴尬，道：“我也是被大张叫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田白了大张一眼，道：“张大个子！你要敢耍我你死定了，别以为雷总护着你我就给你面子！”

大张皮笑肉不笑，道：“这话怎么说的，雷总恨不得天天削我呢，怎么会护我？咱走吧。”

走到放映厅值班室门口，大张咳嗽了一声，里面一个约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赶忙跑了出来，冲着大头就敬礼道：“首长好，都给您安排好了，请进去观赏。”

看来这两人刚才不知道怎么吓唬这位小战士了，让他表现得如此诚惶诚恐。可能大头又用了什么心理手段，要不就是大张又要了这满嘴跑火车的本事。

小田纳闷：这大头什么时候成首长了？

大张一个劲儿地拽她，好歹拽进了放映室。

“我说田姐姐，这不兄弟们看您辛苦，给您安排点娱乐节目嘛！您就别生气了，整天守着那些老破书多没趣，放松放松。”大张死皮赖脸地说了实话。

小田刚想发作，想了想又乐了，道：“唉，你这人，领导刚走就这么不消停，把人家楚少群都带坏了，等着领导回来收拾你们吧！不过，看你这么有诚意，我就休息休息。我最近也实在太累，你们从赤洲和齐东带回的资料我还没分析完，算了，看个电影吧！这里有故事片吗？”

“我说有就有，您坐好，开始了。”

随着电影机咔嚓咔嚓的响声，那小战士为我们放映了一场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电影。

那个年代不像今天，在网络上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那时候能看场电影就算很好的享受了，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

放着放着，电影突然停了。大张纳闷，回头就想问后面放映室的小战士，还没等他说什么，电影又继续播放了。

当我们再看的时候，却发现换了片子。原本彩色的故事片竟然变成了黑白的，画面也切换到了一处戈壁之中。

拍摄时估计条件不怎么样，那镜头晃动得厉害，而且屏幕上黑点斑驳，只是一直放映着那戈壁的场景。

大张纳闷，唠叨着：“那小子搞什么呢？我去看看，哥儿几个等着。”

他起身离了座位，刚走到门口，突然我们听到立正声：“陈部长！”

众人大惊，这可麻烦了！这老头怎么这个点跑这里来了？虽然大张经常干点违反纪律的事情，但我们却是头一次干这种事，结果就被最顶头的领导

抓了现行，真他妈倒霉。

我们连忙起身，朝身后望去，果然是陈部长带着两个人走了进来。我们赶忙敬礼，心里都不由得哆嗦起来。

奇怪的是，陈部长并没有生气的意思，而是对我们挥了下手，示意我们坐下继续看。

这是演的哪出？

电影中戈壁画面就那样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突然间那戈壁天空开始出现变化，天空混杂着黑暗，开始变得有些扭曲，逐渐地形成了像幕布一样的画面，画面中竟然出现一座古代江源城的影子。看那城市，规模相当不小。最让人惊讶的是那城墙上还有旌旗飘扬，几个古代装束的人还在门口进进出出，城门口还开满了奇怪的花朵。

由于画面实在模糊，其他细节就看不清楚了。这天空中的城市只出现了短短几分钟就凭空消失了，继而我们的电影也结束了，放映室的灯亮了起来，我们有些莫名其妙。

陈部长看了我们一下，道：“正好，我想找的人都在，不用我招呼你们了，走，都跟我去小会议室。”

大家都有点慌，不知道陈部长这是演的什么戏。

陈部长安排人送走和他随行的那两人，把我们四个人带到了小会议室。

他端坐在最中间的沙发上，很客气地给我们分了烟，自己也点上一根，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累。

他扫了我们一眼，突然乐了起来，道：“不错，你们这些小鬼都不错，你们组长前脚刚走，你们就冒充我的名义去骗电影看。你们不用讲，我一瞧就知道，这是张大个子的主意。”

“首长，这个这个……”大张想解释。

陈部长又一笑，道：“不用解释。呵呵，想看电影就说嘛，我给你们安排。也怪我，太不关心你们的生活中了，不过下次不要这样了。放心吧，没事，我找你们来有别的事情。”

一听领导不追究，我们才放了心，细心的大头首先发问道：“陈部长，那段影片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对。”陈部长点头道，“你们看出什么来了？”

“那是海市蜃楼。在特定的环境下，天空中的水蒸气会凝结，从而产生镜子一样的反光效果，把远处的城市映在天空上，就会产生我们刚刚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的效果。”小田看来对这件事情相当明白。

“哦，这样，我以为是古装故事片呢。”大张才明白过来。

“都说你张大个子手粗心粗，我看你是粗中有细，古装都看出来。”陈部长满意地看着大张。

“这都看得出来，你看那旗子飘得，还有那几个进出城市的人，都是古装嘛！”大张有些不好意思，“等等，要说这是什么海什么楼的话也是最近拍的吧，这样说来，那也应该照出现代的城镇啊，怎么那些人会是古装？穿越时空了？不是吧！”

我一听也蒙了，道：“海市蜃楼虽然罕见，但是科学上早就有解释，并不是什么不明事件，只是海市蜃楼画面中竟然出现巨大的古代城市，这就怎么也说不通了。”

陈部长看上去似乎很满意我们的提问，道：“解释得通的话，就不用送到我们091了。眼看快过年了，又出了这么档子事，最近这些不明事件竟然频繁发生，我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暗流在涌动，却总也找不到线索。最近这两年发生不明事件的频率远远超过往年，而且并不只是出在我们国家，而是世界范围的——你们组长去参加阳光大会，这是他们刚传回的信息——几乎所有的特事部队以及民间组织都有些这样的感觉，我们这个世界似乎走到了某个崩溃的边缘，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明确的头绪。”

“陈部长，这个资料片是谁带来的？给我们仔细讲讲吧。”大张按捺不住好奇心。

“呵呵，这些影片是真正的部队气象研究所的同志们带回来的。9月中旬，他们检测到在西北戈壁深处出现大规模空中电磁异常，以为那边出现了罕见的离子气体云，所以就派人去调查研究。没想到等他们赶到事发地点，离子气体云没拍到，却拍到些这样的东西。海市蜃楼出现在沙漠戈壁中本来就罕见，不过就算罕见，也不应该映出古代城市吧？至于所谓的穿越时空这样的说法，我不太苟同。爱因斯坦的平行论也只是假说，谁也没有证实过。至于事情的真相嘛，还得有劳各位了。你们看，这边几位组长要么去开会了，要么就是还没回来，这个事情派谁去处理？我想来想去，还是你们几个好，毕竟你们

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我本想自己先看看片子，没想到到了放映室一瞧，你们这几个小鬼都在！天意啊！呵呵，放心，这次不是什么高危任务，当地并没有什么人员失踪或者死亡的报告。听说大张和小刘私下里抱怨过我是剥削家哦，这回我这个剥削家给你们安排个美差，以后可不能再给我扣剥削家的帽子了啊，哈哈。”

这个老谋深算的陈部长，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

3

“这又是谁在您跟前嚼舌头呢？报告首长，我们可没给您扣过什么帽子啊，咱们哪能干那事情啊……”大张的黑脸有些透红。

“哈哈，不用解释，年轻人嘛，这样好。你们今天也不要多想了，明天会有更多的资料带过来，不用太紧张。我给放映室的那小兵打好招呼了，那边的电影今天你们随便看，12点以前回去就行。去吧，没什么事情了。”

陈部长对我们一挥手，看来他手上的资料也不多，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了。

出了会议室，大张对小田说道：“怎么样啊姐姐，我说是陈部长安排的吧，你还不信。”

“信你就怪了，刚才那是谁啊，见了陈部长那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的，这次领导不追究就算你走狗屎运了。”

看电影虽然没惹出什么麻烦，但是新的挑战又摆在我们面前了。根据陈部长所说，雷总那边的大会上各个国家似乎都在被最近频繁发生的事情困扰。这次在091里面指挥级别的人要么没回来，要么就是去参加大会了，看来我们出发前是不可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意见了。不知道为什么，陈部长会钦点我们几个人去调查这样的事情。好在现在清闲的人还很多，希望麻烦不大。

091的事情就是这样，要么不来，来了就紧急得要命。第二天一早，陈部长又把我们几个叫到办公室开了个紧急会议。

“你们年纪不大，却都是老将了，官话我就不说了。下午有去那边的飞机，你们抓紧吧。本来是下下周再安排你们跟气象所的同志一起出发，不过咱们

的秀才们前几日也先到了那边，我看你们就先走一步吧。我这里资料不多，你们去听听他们的意见，一切都见机行事吧。”陈部长开门见山。

“秀才？谁？一组的四眼儿那几个人？”大张一听就明白了。

“呵呵，这些话可不要当着人家的面讲，这些人可都是技术方面的专家。你们去了客气点，虚心向人家请教，论耍狠斗勇你们行，论咬文嚼字你们可差得远喽。”陈部长似乎很知道大张有些看不起那些知识分子，“资料你们正好给他们带过去，请钱组长看一下，给些准确的意见。本来这些资料是在那边的，正好跟他们的行程错开了。”

一组是091这个特别单位中特殊的部门，他们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是海外回国的技术专家，对于科学的理解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的，只是他们成立以来一直处于比较忙的工作状态中，不像我们，忙时忙死，闲时闲死。

大张吐了吐舌头，道：“成，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陈部长看了我们几个一眼，道：“要是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就准备准备吧，去机场的车两个小时以后出发。希望你们一切顺利，另外，代我向钱组长他们问好。”

又是连续的奔波，几天内，我们由风和日丽的091总部赶到天气恶劣得像地狱一样的孔雀泊，让人有些不太适应。我们要跟一组会合的地点正是江源国“孔雀泊核试验基地”，一般称为“孔雀基地”。不知道那些家伙在那边搞什么东西，反正他们已经在那边驻扎了好长一段时间。陈部长对于一组老钱组长是非常客气和信任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征求他的意见，这次也一样。

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影像资料拿给他看。

坐在吉普车中，我们心里都敲着鼓，谁知道我们这次又将面对什么。

“一组的那几个人在孔雀基地搞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刘子，一会儿到了你跟他们说话，我跟那些秀才可打不了交道。”大张总是有不满。

大头笑了，道：“我说大张，你跟我这不处得挺好吗？”

“你是例外！奶奶的，你什么时候教我把人整进女厕所啊？”

“德行，你就这点理想了。”我接了话。

“怎么的啊，我学会了，第一个先拿你试验！”

“你们能消停会儿吗？别当着人家基地的司机同志丢人了！”小田看不

下去了。

来接我们的基地司机没有任何笑意，我们这才察觉出事情有点不妙，看来孔雀基地出了相当大的麻烦。

众人不再言语，直觉告诉我们，这绝对不是一趟所谓的“美差”，陈部长这种老谋深算的领导不会让我们的日子太好过的。

终于赶到孔雀基地，基地驻军领导与钱总指挥等人早就等着我们了，甚至连最基本的寒暄都没有，我们就被直接带进了会议室。

“咔嚓咔嚓”，幻灯机上不断闪现出一个怪人的黑白照片。我说不上那是一副怎样丑陋的嘴脸，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我们曾经打过交道的奇怪生物，怪异的病毒驱使着尸体不断活动，之前的战争里，莱多人就曾经非常熟练地运用过这种生物武器。

钱组长两鬓斑白，他和他的组员一言不发，只是那样默默地看着。

“昨天晚上，七级沙尘暴，就是这么个东西爬到了我们的导弹上，整个基地都是一级戒备，这样的事情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真是太不可想象了！”基地领导还是开口了，“新来的同志，听说你们有跟这些东西打交道的经验，还请你们说说意见。”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们是有经验，但是要讲意见，只有一个字，杀。”这是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

这些东西我已经看够了。在座的都是高级领导，根据保密条例，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他们透露一部分机密内容，我大体跟他们讲述了一下我们与这些怪物打交道的经历，听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

又是相当长时间的沉默。

这样的事情，谁听了会心情轻松呢？钱组长扶了下镜框，转头对我讲道：“小刘，听说你们还带了点资料来，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吧，最近麻烦不少，我们还是一起讨论一下。”

“哦，是。”我这才想起，我们还有其他任务。

大张把影片的拷贝拿出来，那诡异的一幕又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驻军的首长们已经彻底沉默了。他们或多或少都知道我们091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但是当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赤裸裸地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意志再坚定的军人恐怕也会无所适从吧。

钱组长却对这段影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让人把画面定格在那古代城市上，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他转头对他们组的刘景东说：“老刘，你看看这城市旁边开的花，有印象吗？”

刘景东是091出名的狙击手，是天生的杀手，浑身透着一股子冷冰冰的杀气，尤其是他那犀利的眼神，看你一眼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好在这个人并不经常拿眼瞄自己人。

“应该见过，画面太远，我不好确定。如果真是那花的话，我这一生也只见过一次，而且只有一朵。”冰冷的声音来自刘景东。

“这几个爷们儿搞什么呢？让他们看城市，研究上园艺了？真有一套。”大张对我嘀咕着。

一丝寒气从我面前转眼即逝，刘景东似乎听到了大张的话，朝我们这边瞥了一眼。

“大张，这不是园艺，那花，是黑曼陀罗花。”前面又传来那冰冷的声音。

“曼陀罗？第一次听说呢。”大张撇着嘴，刚才他乱嚼舌头被人听见，脸色还有些尴尬。

还没等我们说什么，小田突然像受了什么刺激，在旁边激动地讲了起来：“这怎么可能？黑曼陀罗花是只在神话故事中才有的东西！你看错了吧？”

4

我赶忙拽她说：“慢点讲，激动什么？至于吗，比眼神的话，你们谁能比得过老刘？”

钱组长扶扶眼镜，摇了摇头说：“田研究员，别激动，黑曼陀罗花的确存在，我跟老刘都见过。没错，那是死亡之花，在西方，这样的东西偶尔会出现在绞架下面，而在我们国家的某些战场上，也会偶然看见这种黑色的小花。传说只有恶人的鲜血才能让这样的东西生长，只是这画面上的黑曼陀罗花实在太多了，这看似平静的古代城市周围竟然开满了这样的东西，唉……”

我终于明白小田为什么这样激动了。

钱组长扶了下眼镜，看了我们一眼。

“普通的曼陀罗花大家应当都知道，画面上这些花与我们所熟悉的曼陀罗花是不同的，那的确是传说之花、死亡之花。我们与这些古怪的东西打交道的的时间多了，对一些神秘事物看得比较多，对于这样的花朵，当年我在国外听别人谈论过，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台下一片寂静，等着钱总说出更惊人的话。

“西方有这样一项研究，研究勇敢者与懦弱者的差距——为什么有人勇敢坚强，有人胆小懦弱。以前有人说，这是教育、成长、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是有的科学家却不这么认为。有这样一种学说，人的胆量与意志取决于面对危险状态时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程度。我们都知道，肾上腺素调节心肌、增高血压、活化交感神经、运送葡萄糖给肌肉，促进肌肉的活动来应对压力或危险，它可以瞬间给人强大的机能提升和恐怖的爆发力。有的人面对危险时，身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水平会高于常人许多，这样的人是天生的英雄，而普通人的分泌能力则很一般，甚至面对危险时候分泌机能失调，导致昏迷等负面状态。这就是其理论基础。”

“钱组长，我不明白，这样的理论与这所谓的传说之花有什么联系？”

“关系就在这其中了。所谓勇敢，是肾上腺素分泌能力很高决定的，那么大奸大恶之人体内同样会分泌与常人不同的物质，至于是什么，科学界还没有定论，应当是某种激素。这样的东西一旦在人体内存在水平过高的话，那么这人就相应地暴戾。对于这类传说之花的研究就在于此。西方绞架并不是专门为绞刑而设的，也会有斩首之类的酷刑，当有极端恶毒之人的鲜血流淌到绞架之下，就会偶尔滋生出这样的花朵。我认为，这样的花并不是什么传说之花，而是某些普通植物吸收了这类所谓恶人体内所分泌的残暴激素所导致的变异。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你们想象一下，要供养如此多的曼陀罗花，这下面得埋多少人？”

钱组长又让放映员反复播放了影片，中途多次定格，而我们的心情也随之忐忑了起来。

如果真如钱总假设的这样，这个奇怪的城市绝对不是什么好地方，这看似简单的地方至少埋了上万人。